



疫情之后,来天坛少了。中秋节的前一天中午,我才又来到百花亭前。想一想,上一次来这里,是去年秋末。一晃,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日子过得真快。

以前,来天坛,我爱到百花亭这里来。亭子是从李鸿章家庙里移过来的,雕梁画柱,很漂亮。以亭子为中心,呈十字形,有四条花木葱茏的甬道。东西甬道两旁种着西府海棠,春天开花的时候,十分娇艳;南面甬道旁种的是柏树,四季常青;北面甬道旁种是龙爪槐,夏天垂一地绿荫,冬天树叶落尽,枯枝上盘龙弯曲的枝条遒劲四射,让枯寂的冬季天坛,有了一种格外沧桑的味道。我常到这里画画,几乎画遍了四面甬道上的花木。

这一天中午,天气格外好,今年中秋和国庆在同一天,节日的气氛很浓。天坛里布满了鲜花,比去年,多了好多鸡冠花和太阳菊。百花亭前的月季园里的月季,一如既往开得那么绚烂。中午的阳光很暖,百花亭里坐着不多几个游人,四周很安静,风吹过来,带有花草的清新气息和鸟清脆的鸣叫声。我坐在亭子西侧甬道旁的长椅上,画对面的芍药花圃,春末的时候,海棠花谢了,这里的芍药接力一般,盛开着春天最后的花朵。

忽然,一阵歌声随风飘来。不是真人在唱,是收录机里播放出来的歌声。这歌的旋律怎么那么熟悉?不由得放下纸笔,仔细听,听清了歌词:

人生短短几个秋呀,  
不醉不罢休,

东边那个美人,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呀,  
不醉不罢休……  
原来是这首歌!

记得去年秋末来这里画画的时候,也曾听到这首歌。时间过去了快一年,歌居然没变,还在顽强重复的唱。这实在是太有意思的事情了。莫非这首歌和百花亭一样,一起长在

## 百花亭前

肖复兴

了这里?或者就像一位专情的歌手,一位痴情的朋友,专门等着我旧地重游时,特意唱给我听的吗?让他和他或她一起拨动怀旧的那根琴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不过,这大概只是我的自作多情罢了。去年来这里的时候,我也是坐在百花亭西侧的长椅上画画,唱歌的是一位六十来岁的男人,就坐在我前面不远的另一个长椅上,抱着一个小小的老式收录机,在听里面放出的歌曲,一边听,一边摇头摆尾跟着哼唱。而且,是反复地听,反复地唱,不厌其烦,旁若无人,忘乎所以,乐此不疲。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这几句歌词,我都能背了下来。说实在的,听得我心里有些烦,甚至觉得他有些偏执,会不会是精神出了什么毛病,恨不得上前一把关掉他的收录机,请他别再唱了好不好?

这一次,没有人在唱。但是,收

录机里播放出来的这首歌,却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依然是不厌其烦,乐此不疲。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近一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居然在此落地生根,或者说,这首歌能够借时还魂,让时光倒流,昔日重现?

我有些好奇。是谁在痴心不改,一遍遍地播放这首歌?听也听不够地听着这首歌?如果还是一年前的那个男人,就实在是缝若天衣,巧得不能再巧了。

这样一想,四下张望,甬道上,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循着歌声找去,原来是在百花亭前的灌木丛旁,地上放着一个不大的录音机,歌声很响亮地从那里传出。录音机前,一位年龄六十来岁的大嫂,身着漂亮的裙装,在随着歌声翩翩起舞,是自娱自乐,也许是在锻炼身体。四周没有一个人,远处坐在百花亭里的游人在吃东西,不时往这边瞥两眼。真的是旁若无人,她兀自跳着,尽情投入,不停挥舞着彩色花围巾。

不是那个男人。是啊,要不也实在是太拙劣的巧合了。但是,我想起那个男人。一年过去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一年,全球疫情蔓延,多灾多难,多忧多虑,实在是太平常的一年。

人生短短几个秋呀,  
不醉不罢休,  
东边那个美人,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呀,  
不醉不罢休……  
歌声还在一遍遍地唱着。秋阳高照,年到中秋,有酒可醉,无酒也无妨,只要他歌声依旧。

1860年10月,北京,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烧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永远的痛。

160年过去了,近日新闻媒体又提到了圆明园该不该修复的问题,也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年龄大了,我变得不太喜欢参与某些事情的争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竟然有了一种冲动,为了我已故父亲

## 为了不该忘却的记忆

杨以平

想说的在心里话,为了不该忘却的记忆。35年前的1985年初春,我父亲第一次到圆明园去逛了一趟,残存在那里的几块“西洋楼”的石柱,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看到报上有关圆明园该不该修复的讨论,倒引起了他的兴趣,心想如果一旦恢复了原貌,那么那几块没有被英法联军烧光的石柱残骸,不是也就

跟着消失了吗?于是他在一篇创作手记中写道:“我很想创作一幅版画作品,表示表示我的看法,可是当时既没有画速写,也没有拍照片,无从着手,请人代劳吧,又怕难以符合心意,于是几块破石头就一直在脑子里起伏回旋。说也凑巧,正在这时接到了个通知,说北京有个会议要我

去参加,这下可解决了我的难题,六月底的一天,一下飞机,安顿好住处,我就独自一人赶到西郊圆明园遗址,又画又照,累得满头大汗,但是终于使我有机会完成《默默的见证》的创作,感到一种很大的安慰。圆明园——不能忘却的纪念。”

父亲是版画家,他用他的作品表达了他的看法。英法侵略军对圆明园的抢与毁,令人发指,为了攫取财宝,这些英国人和法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圆明园,肆意抢掠,抢不走的则全部捣碎砸烂,由于园内的陈设和账目都被抢掠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了。史料表明,圆明园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就达四百多件,但劫后幸存的仅剩一件,事后查缴的失散物件只不过是一件,但据说其重量也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抢劫之后侵略者又一把大火烧毁了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整个北京城笼罩着烟云,也噬咬着无数中国人的心。这种摧残人类文明的罪行怎能让人忘却!



默默的见证 (版画) 杨可扬

历史留下的是沉重记忆,中国人受欺受辱的时代一去不返,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我从小一直受到的教育,写下这篇小文,表明我的态度,也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历史。

长期在复旦附中担任语文教师和教导主任的卢元先生是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之一。他尤其擅长古文、古诗词教学。课文烂熟于心,课堂教学设计精密。上课

## 遥念卢元先生

周升枫

带课本及备课笔记,但目光始终注视着学生,从不紧盯教材教案,讲解却紧扣字句词篇,成竹在胸,条理分晰,文道融合一体;板书也经过周密设计,简要有序。一课教完后,留有余地,与学生共同根据板书的顺序进行小结,充分利用板书,竟无一字多余。他善于指导学生诵读,抑扬顿挫,含英咀华,口诵心惟,熟读深思。听他的古文教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享受。

卢先生的教学成就,是经年累月的长期积淀,绝非短期之功。他国学根基深厚,九岁即从祖父、塾师诵读《四书》《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嗣后,又从一举人学习《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大学读书时又师从郭绍虞教授学诗。他深知“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之真谛,从教数十年,始终工作严谨,心无旁骛,不断进取,致使他的教学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像这样饱读经书,深谙古诗词,虚怀若谷,不断探索教法,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老教师,实属难得。

我十分钦佩卢先生,每有古文、古诗词方面的问题,常叩询于他。他必能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解惑释疑,使我受益匪浅。

多年前,卢先生和我到外地讲学,他的古文示范课在当地影响甚大。当年,先生的夫人同行。师母质朴和蔼,待人诚恳。她对卢先生的生活起居照顾周全,体贴入微,对我也关怀备至。师母与先生结缘大半个世纪,相敬相爱,从无龃龉。尤其在卢先生蒙冤受难期间,师母更是不离不弃,成了一把为先生遮风挡雨的伞。

化,先后参加当地华人团体澳华公会,悉尼诗词协会,曾先后作关于诗词鉴赏、对联趣话、中国古典诗词发展概况等系列讲座,深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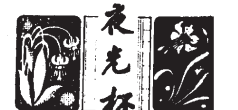
2014年先生不忘旧友,托在沪高足寄给我两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卢元自选集》和《四乐轩诗词选》,并在自选集的扉页上题字:“丹枫老弟方家雅正 卢元”,看到他遒劲有力的笔迹,我倍感亲切。当即按寄书的地址去信致谢,但很快因无法投递而退回,我甚为失望,至今还保存着退信。从此天涯海角,各处一方,杳无音信。

2020年教师节前,过传忠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卢先生的夫人两年前已在悉尼逝世,这对卢先生打击很大!”卢先生的悲痛心情,我感同身受。他出生于1927年,毕竟是鲑背老人,何堪如此沉重打击!但远隔重洋,纵有千言万语,也无从表达慰藉之情。

抚今追昔,不胜沧桑。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四乐轩”,意为育人最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读书自乐。我衷心希望他秉持这一理念,一如既往,豁达乐观地生活,颐养天年,以慰师母在天之灵。

福不享,专找罪受。他笑着抹一把额头的汗,振振有词地说:“别以为乘电梯上上下下才是‘享受’,人上了年纪还能用自己的双脚登高望远才算真福气呢!”说着,用手在桌上点着节奏,得意地吟诵起王安石的诗:“飞来山上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我沿青脚接着念诵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见有

以后的日子,他差不多每周都会从大杨浦骑自行车摆渡过江到我家来。起初,家人以为他惦念从小在他身边长大的外孙,可没过多久,就发觉不全是这原因。因为,从邻居中得知,有时白天我儿子去上学了,咱夫妻俩在单位上班,也有人常看到老人的身影。邻居也说,他上楼不乘电梯,徒步一口气跑上十楼,站在我家楼道朝东的窗口,凝视着不远处的杨浦大桥,喘了几口粗气后,转身搭乘电梯下到地面,再徒步爬上十楼……开始大家不知道他姓啥名谁,是哪家的老人,但很快,这位面熟又陌生的“登高阿爷”誉满大楼上下,我也顺理成章成了“名人之后”。妻子怪他有



夜光杯

水街位于古徽州。环绕着一条人文积淀深厚的文明古村。这座古村始建于唐,繁衍于宋、元,盛于明、清。历史上因经济活跃、民风纯朴,而被誉为“唐朝模范村”。

唐模村的真正风景就是这条环绕着街巷的弯弯曲曲的溪水两岸。徽州古村落的风貌大体差不多,都是马头房檐,都是高高的天井、白白的墙、青青的瓦以及各类的牌坊群。直到走进这条水街,你才会突然发现这里秉天地之秀,揽山川之美,透出了皖南徽州独有的江南风味。

这水街被一群徽派建筑包围着。一条长长的流水穿村而过,不混也不清,

偶尔会见几只鸭子在里面戏水。我一大早走进这古村落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天边还缀着几粒凉凉的寒星。问一个早起的村民,他说这水就是檀干溪,这街就叫水街。水街两边向西向东,一溜全是鳞次栉比的住家和商户,商户的门帘子上好些都写着大大的“许”字。原来这里大部分人都姓“许”。街边排列着杂货铺、百货店、油坊等等,店前杏旗飘扬,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色彩。沿街筑有四十余米长的避雨长廊,廊下临河设有“美人靠”,供人来往歇息聊天。

## “登楼阿爷”

吕庆

了知己,他快活得像个小孩。我心里慨叹,原来我这位“泰山大人”是在把高楼当“山”爬,享受登高的乐趣,品味生活的幸福啊!后来有一段日子,我们接他来家小住。常常吃罢晚饭,一转身人不见了。原来他拉着我那才念高一的儿子“饭后散步,活到九十九”,爬位于二十五层的屋顶花园遥望东方明珠电视塔去啦。那时候,沿浦东大道到陆家嘴还少有多层大厦,东方明珠塔鹤立鸡群,清晰可见。这上海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建筑,始终高高耸立在他心头。有次上海旅游节期间,友人送了他一张

有早起的商户开门了,懒洋洋的店主就坐在“美人靠”上吸烟。有吱吱呀呀的小车沿着石板路往远处去。小溪的水弯弯曲绕一直向东去,千年古樟夹着纸制灯笼,衬着街边竹椅子上

## 水街

许桂林

吸烟者一明一灭的烟火,处处显示着一种美丽的静谧。一会儿,有穿着大红秋衫的村妇挎着衣服篮子下到水边,就有“噼噼啪啪”的捣衣声响起来,空气好像也被震动了。

因为这水,因为这街,唐模就有了“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美誉。从西沿水向东走,路边有一座姊

妹亭,亭边是一汪潺潺的小瀑布。再往东去,在一棵高大的檀树边,就有一座“小西湖”的标识。据说这是清初有一个姓许的富商为孝顺母亲不惜巨资仿杭州西湖而建,所以就有了“小西湖”的美称。又因这田园内遍植檀花,故名曰“檀干园”。

那四百多年的古檀树,下部已经中空了,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张口凝目。听说电视剧《天仙配》中为七仙女和董永开口做媒的槐荫树就是在此拍摄的。离树不远有一座“沙堤亭”,建于清康熙年间。此亭形式独特,亭分上下两层,上层中空,四边有虚窗,八个角的飞檐上各悬铁马铃,微风吹动,叮当作响。从不同角度,每个平面均为八角,故又名“八角亭”。

这条路一直往前延伸,一条水也一直伴着这条路,相亲相爱的,好像走不完。天渐渐亮起来,人烟依然稀少,却渐有了小鸟的啁啾声,渐有了风动秋叶的萧瑟声。再往前走,就

见了一座石坊,叫同跑翰林石坊。这是为纪念清康熙钦点许承宣、许承家兄弟俩同入翰林而建。驻足这里才知道,这座石坊因其工丽典雅,雕刻精美,被誉为进入这唐模水街的门户和象征。从这个门户进去,你才会感受到古韵悠悠,乡情淳浓;你才会感受到平静祥和、朴素恬淡;你才会感受到水街的人们对

## 十日谈

登高

责编:龚建星

不到长城非好汉,对腿脚不便之人,却是挑战。